

馨香一瓣

春天的脚步

□青 禾

春天不是人,没有脚,何谈步
她用一阵阵风,一阵阵雨,告诉人们我来了
人们埋头做事,无动于衷
他们关心柴米油盐酱醋茶
只有诗人感慨
啊,春的萌动,夏的繁荣,秋的萧瑟,冬的希望
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晚吗
来就来吧,春天不是人
无须客套,不用泡茶
只是春雨绵绵,湿了庭院
有时,大人骂小孩说变就变
好像春天的脸
还好,人们都已经习惯

如果春天没有风,如果春天没有雨
如果春天不开花,谁还会在乎她的脚步
如果诗人沉默,所有人都麻木
可怜啊,我们的春天
你会比夏天更郁闷,比秋天更孤单,比冬天更凄惨
百花零落,四处狼藉,一片泥泞
雨伞、斗笠、胶鞋、蓑衣……
不要摇头,来点诗兴
天地我行我素
人却自作多情,无病生吟
如果把春天的诗文变成一座城市
有请
你一定迈不开脚步
因为你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

致新年

□简清枝

我也要做一场好的致辞
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
这宏大的时刻,时间向前,生命向前
花朵、果实、烛光和焰火
河流静待城外,树木和村庄着好正装
星星是鲜亮的,教堂的钟声已上好发条
鸽子咕咕叫,路上走着少男少女
灯光和青春一起摇摆,令人无比艳美

我在这里庄重的致新年
要让我的心脏流淌永不麻木的血液
听到我善良的语词,读懂我厚唇的唇语
要让我的父母兄弟听到我的嘘寒问暖
我的朋友听到平安喜乐的“早安”和“晚安”
脚下的土地,远方的故乡,河岸上盛放的梅花
我要让它们听到我的忧伤与牵挂
一首久未完成的诗章,还挂在午夜梦回的墙上
我要让我的孩子听到,年轻真好
请把笑声的音量调大,请把右手举成旗帜
在风雨中呐喊,在蓝天下揽一朵白云作棉花糖
也要让旧腐的事物听到,听到冰凌开冻,春风似剪刀
听到蒙尘的典籍厚重的响动,唐诗宋词再一次泪湿春衫

我的新年辞里,亲爱的,有你们的容颜和名字
还有古老的城,甜美的食物,有水仙花、土楼和大片大片的海浪
有阳春布德泽,万物生光辉;有春暖花开,健康如意
我的新年辞里有闪闪的泪光,有别离和团聚
有俯下身的亲吻,头顶上的福慧,有最深的沧桑,也有最痛的拥抱

我的新年辞里,是合十的双手,是自己的心经,是一部每天清晨的
祷告词

永恒的希望 (外一首)

□弦 续

永恒的希望

你的手
稚嫩而又胆怯
你的眼
明亮而又热烈

你是春日的焰火
是仲夏的繁星

你是深秋的红叶
是冬日的暖阳

你是永恒的希望

梦想

冷淡的眼眸
似乎表达着不满
紧闭的双唇
仿佛暗藏着秘密

顺从与默许
无法阻挡你张扬不羁的性格
忍耐与缄默
无法抵抗你追寻梦想的脚步

暂时隐匿起的,梦
重见了阳光
你的眼神蓦地闪亮

向前奔跑吧
在这美好的年华



满树繁花 一路“香”随 张 旭 摄于龙江生态文化园

吾乡吾土

我们从哪里来

□谢丽玲

一个家族的繁衍就像一条河流,有自己的源头、流向和归宿。从源头到终点,历经曲折与挫折,但始终勇往直前。这条河流承载着家族的基因、文化和传统,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。在这条河流中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的兴衰、荣光和梦想。

参与田野调查活动,在追寻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、传承谱系时,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个家族、一个姓氏自有它的来处,随着时间的推移,家族的河流开始分支,衍生出一个个小家庭,这些分支如同河流中的支流,有的上游清澈洁净,下游则是浊浪滔滔;有的气势磅礴奔流向海,有的却慢下了脚步逐渐枯竭……

“您家这糕饼传统制作技艺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,传承至今历经多少代人?”坐在溢满饼香的屋内,我与传承人陈师傅一起穿越时光,去追溯其家族的源头。“小时候听我父亲说过,这技艺是我曾祖父传下来的,我这一代是第四代。”“您曾祖父的姓名和生卒年月,您知道吗?”“知道,知道。”陈师傅边答边起身到里屋拿了一本厚厚的族谱出来。他说家族的世系都记录在里面,年代较久,书页都有些散落了。翻开这本泛黄的族谱,它记载着陈氏同宗同

祖的血亲世系与人物事迹,还有陈氏家族家训、家风。陈师傅的曾祖父是个有远见的人,他遗留给后人的技艺不仅口耳相传,还将如何制作糕饼的工序、配方一一详细地记录在另一小册子。这本泛黄的族谱让陈氏家族后人寻根溯源、认祖归宗的“归属情结”有一个着落点,有依有据。

沿途,我遇到了那些追寻根源的人,同样的采访问题,得到的答案或是追寻的过程中却迥然不同。有些家族的起源、迁徙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,父辈也无交代。在与后人交流溯源时,匮乏如沙漠,茫茫一片,旷野的风吹过,剩下我们相对无言,仿佛看着河水断流而毫无办法。他们没有陈师傅家族那么幸运地能拥有一本让后代追溯的族谱,只能通过查阅《村史》《县志》《府志》等相关史料加以论证,更有甚者,因祖父辈早已过世,所有的记载和传说随着最后的一抔黄土落下,归于静寂,是真是假已不得而知,随着岁月风吹雨淋了无痕迹,他们的根在哪里,始祖名啥,属于哪一支流,需进一步追寻,也有可能再也寻不到。

当面对那些无根可寻的传承人,我无数次地反观自己,其

实我和他们一样,从我的祖父辈起,再往上已无从查考,对于曾祖父的事情,对我而言不是记忆,而是一种传说。

一路走来,我看到在一个家族的河流中,有一些重要的节点。这些节点如同河流中的礁石,影响着河流的流向。如,家族中出现一位杰出人物,他的贡献和影响力让家族的河流转向,为家族带来了新的机遇。他的事迹成为家族的骄傲,也让后人铭记于心。这位杰出人物的精神和家族的信仰相互融合,成为家族永恒的灵魂。然而,家族的繁衍并非一帆风顺。在漫长的历程中,它也会遭遇困难和挫折。有些家庭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主线,有些甚至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但他们留下的精神和传统,依然在家族的河流中流淌。

现在跟家里的老人聊天时,我总有意地去了解家族的谱系关系、历史脉络,询问祖辈们的生活方式及相关的故事和背景,试图唤起他们更多的记忆。这样的方式很直接也很笨拙,在老人的回忆中,有亲历有传闻,有他们也说不清的记忆碎片,盘根错节,要理清并不容易,我深陷在时光的漩涡中,追溯的路,漫漫。

时光的记忆盒

□高 莹

叮当声中渐渐跑远。民主路老宅门口的青石板凳,美丽慈祥的奶奶总在近黄昏的时候坐在上面,静静等待我放学归来。石凳边上那棵黄皮树,在春天开出细碎乳白的芬芳。我放学后,常坐在奶奶身边,等着风轻抚过树枝,白色的小花飞扬着从眼前飘落,将树下的泥土盖上一层薄薄的、白色的毯子,那个画面美得像一幅画。当成串金黄的小果子挂满枝头时,夏天就来了。黄皮果子酸酸甜甜的味道,棒极了。夕阳常从树叶缝隙洒落,一层淡淡的金光将坐在树下的奶奶包裹着,那是慈爱的光芒。真希望,夕阳不会下山,这样子奶奶就会一直坐在那,等着我。

老宅那两扇厚实斑斓的大木门,爷爷每天早晚开关一次,它早晚发出“呱呱”的声响。现在想起来,那声音在生命里竟然有了哲理性的

回响——日开向生,夜闭为亡。木门的声音一直留在脑海里。如今,最疼爱我的爷爷奶奶也已经过世了二十几年,但他们给我的爱却一直陪伴着、支持着,也温暖着我,每每想起他们总让我泪流满面。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承载着我童年大部分记忆的老宅拆迁了,似乎什么都没留下,却又好像什么都不曾改变。或许,人生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,失去的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来,拥有的也许有一天会再失去。兜兜转转,谁都改变不了,也避免不了。而真正能留下的便是留在脑海里、心里的那份岁月印记。

如今,一到黄累累果实成熟的季节,我都会去把它寻来,洗净了,再慢慢地剥开,就像慢慢剥开的层层记忆,酸甜的果肉是童年的味道,似乎奶奶也回来了。人,不也是如此?我从胎儿变成了婴儿,离开母

亲温暖的子宫,却又重新成了一粒种子,在故乡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抽枝。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每一份光,每一声鸟鸣,从土地里吸收的每一份养分,都堆砌成我对这片土地的无比热爱。无论我离开多久,离得多远,长在故乡的根一直牢牢把我的心牵绊住。

故乡的水土、人物,甚至空气和阳光都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,他们和我的生命相依相伴,共存一生。如今的我,总算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叶落归根——叶子无论随风逐水飘荡多远,它的心却一直在故乡的土地上。它总是盼望着啊盼望着,有那么一天,可以随着风逐着水再飘回到最初生命起点的那个地方。

漳州啊,我的故乡,我知道,您一直在这里。等我,有朝一日,抖落一身风霜,归乡。